

# 愚园 放谈

全一毛 著



学林出版社

# 愚园放谈

全一毛著

学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徐智明

封面设计 鲁继德

愚图放谈

全一毛 著

学林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5号

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 插页 0 字数 198,000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5,000册

书号 0259.054

定价 2.35元

ISBN 7-80510-062-4/I·24

## 自序

从事新闻工作40年来，写了消息、通讯、杂感、评论数百万字，大都是白天采访，当夜写作，翌日见报，过一天就“速朽”了。有人说，新闻作品是“易碎品”，价值不大。我却以为，新闻作品可贵的正在于它有“一天的生命”，恰如鲁迅所说，要“为现实而写”，“于现实有意义，才于将来会有意义”。只要写的是事实，讲的是真话，那末真实的历史永远是新鲜的。新闻记者能写鸿篇巨著诚然很好，为今天需要而写500字，也很重要，因为这是职责所在，大可不必矮人一截。

部分旧作曾剪贴备考，于“文化大革命”初被造反派悉数抄去，荡然无存；执有“收据”一纸，聊作“永不忘却的纪念”。倒要“感谢”这批比当年俄国“无产阶级文化派”“左”得更为彻底的“无产阶级革命派”，因为他们把我的一部分文章印成“大批判资料”当靶子，得以保存下来，省却了许多查阅旧报的时间。

收入这个集子的，大部分是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所写的杂感、评论，“文革”前的作品也收了少数几篇。第一部分为杂感；第二部分为政论；第三部分为办报断想。均按发表顺序排列。除了个别地方作技术

性处理外，一律保持原貌。

由于新闻工作特点，这些文章多半仓促成篇，不免粗陋，也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。只是少时读鲁迅杂文，感到痛快淋漓；阅韬奋经历，甚为感动；欣赏丰子恺漫画，又觉得作文、为人总要有个性特色才好。正是这三位前辈，对我几十年来写作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只是没有学好，“三不像”而已。

歌德有句名言：“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联系起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。”在编选过程中，深感这种幸福。经十年摧残，现在，五脏六腑虽七零八落，但离生命的终点尚远，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，我将以革命前辈为师，永远乐此不疲。是为序。

作者 1987年6月于上海愚园路寓所

DE 7.66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自 序          | 1  |
| 林黛玉的师道       | 1  |
| 爱 才          | 4  |
| 诚则灵          | 7  |
| 姚文元与贾琏       | 10 |
| 平凡的真理        | 15 |
| 人体辩证规律的联想    | 17 |
| 方法问题杂议       | 23 |
| 走路的学问        | 27 |
| 《共饮一杯酒》引出的议论 | 32 |
| “批判”小论       | 39 |
| 《安娜》该不该上屏幕?  | 43 |
| 评一则头条新闻      | 46 |
| 爱国主义的瑰宝      | 49 |
| 诧异之余         | 52 |
| 小天地 大事业      | 54 |
| 夜读偶记         | 58 |
| 《啊，共青城！》读后   | 62 |
| 欣闻女作家当经理     | 65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报春花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68  |
| 切莫“谎报军情”·····          | 71  |
| 新“父范学堂”·····           | 74  |
| 联 想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76  |
| 张扬法制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78  |
| 越护越短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80  |
| “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”·····       | 81  |
| 重视宣传学的研究·····          | 85  |
| 学哲学与树理想·····           | 88  |
| 也欢迎解渴的长文章·····         | 91  |
| 多回“娘家”走走·····          | 93  |
| 警惕“风马牛干部”·····         | 95  |
| 不妨编一本《骗子列传》·····       | 97  |
| 重点何在? ·····            | 99  |
| 春天的信息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101 |
| “初夜权”别议·····           | 103 |
| “吃螃蟹”小议·····           | 106 |
| 读万里同志讲话有感·····         | 108 |
| 多切几刀——观《日出》感言·····     | 110 |
| 为杂文争一席之地·····          | 112 |
| 附录：关于一个副题的说明(严秀)       |     |
| 要“动真的”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15 |
| 咱们的赵焕章·····            | 117 |
| 可否选编一本《关于杂文的杂文》? ····· | 119 |
| 一道唯物主义的命题·····         | 122 |
| 一以贯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12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书展”书后·····       | 126 |
| 察一察“疑似之迹”·····    | 128 |
| 如闻春雷·····         | 130 |
| 和群众结不解之缘·····     | 132 |
| 喜闻鲁迅故乡巨变·····     | 134 |
| 莫把“母鸡”当“老鼠”·····  | 136 |
| 奇 迹·····          | 138 |
| 经济开发与智力开发·····    | 140 |
| “下笔如有绳”·····      | 142 |
| “山海经”及其它·····     | 145 |
| 舟山群岛见闻录·····      | 149 |
| 为小人物立传·····       | 154 |
| 迟到的新闻电报·····      | 157 |
| 没有·····就没有·····   | 160 |
| “小事”三桩·····       | 163 |
| 耳目一新·····         | 166 |
| 比乾隆南巡慢·····       | 168 |
| 待开垦的处女地·····      | 170 |
| 如坐春风·····         | 174 |
| 也谈“诤友”·····       | 176 |
| 三把火放得好·····       | 178 |
| “新闻沙龙”的魅力·····    | 180 |
| “排外”与“排内”·····    | 183 |
| 这一“军”“将”得好·····   | 186 |
| “舆论载体”上的两件新事····· | 188 |
| 重读《拿来主义》有感·····   | 191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华西村的启示·····        | 193     |
| 让兔毛更丰满些吧·····      | 195     |
| 要有联系群众的好作风·····    | 197     |
| 一个主调    多种色彩·····  | 199     |
| 求真·····            | 200     |
| 说“通”·····          | 203     |
| 杂文贵真·····          | 206     |
| 为护士办点实事·····       | 208     |
| 音乐治病说·····         | 210     |
| 祝贺之余·····          | 213     |
| 解  渴·····          | 215     |
| <br>论反倾向斗争·····    | <br>217 |
| 二十五年话“双百”·····     | 230     |
| 论关系·····           | 245     |
| 让韬奋精神一代一代延续下去····· | 254     |
| 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·····     | 263     |
| 改革需要“再认识”·····     | 279     |
| 论审时度势·····         | 282     |
| <br>办报断想·····      | <br>310 |
| ——新闻工作方法谈片         |         |
| 小  序·····          | 310     |
| 坚持“晨思”·····        | 311     |
| 博采众议与力排错议·····     | 312     |
| 拨开“浮油”·····        | 314   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拎、抓、挖——采访三技.....   | 315 |
| 小论“抢新闻”.....       | 316 |
| 记者的思维.....         | 318 |
| 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.....    | 319 |
| 提纲挈领.....          | 320 |
| “最”.....           | 321 |
| 长善救失.....          | 323 |
| 文章无废品.....         | 325 |
| 杂议“杂家”.....        | 326 |
| 再议“杂家”.....        | 328 |
| 三议“杂家”.....        | 330 |
| 怎样在新闻工作中运用辩证法..... | 332 |
| 棉里藏针.....          | 335 |
| 在夹缝中斗争.....        | 336 |
| 风吹别调.....          | 338 |

## 林黛玉的师道

读《红楼梦》第48回，发现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竟还是一位优秀教师哩！

薛家的丫头香菱，一进大观园就请姑娘们教做诗。经过苦学，终于吟出好诗来：“精华欲掩料应难，影自娟娟魄自寒；一片砧敲千里白，半轮鸡唱五更残。……”众人看了她的咏月诗第3稿，都说“不但好，而且有意趣”，于是，一致批准她入诗社。

香菱做诗的成就，套句流行话，“是与林黛玉的悉心指导分不开的。”

黛玉首先告诉香菱：做诗并非“什么难事”，“不过是起承转合，当中承、转，是两副对子：平声的对仄声的，虚的对实的，实的对虚的。若是果有了奇句，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。”这叫做破除迷信。使香菱有勇气、有信心，蔑视困难，大胆入门。继而，黛玉要香菱读100首王摩诘的五言律诗，特别关照她要做到“细心揣摩熟透了”，“然后再读120首老杜的七言律，次之，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、二百首，……。”这叫做踏踏实实，使香菱懂得，做诗虽非难事，却要下真功夫，下苦功夫，先把前人的遗产继承下来，打好基础，不可像她的主子呆霸王行

酒令时那样胡乱瞎说。

既不使学生畏葸不前，又让其知道天高地厚，把解放思想与苦干实干相结合。这是林黛玉为师首先值得称道的地方。

在香菱按黛玉的指导，“凡红圈选的，我尽读了”并有了领略之后，黛玉没有指手划脚，把自己的一套硬塞给学生，却启发香菱尽情发表心得体会，说“正要讲究讨论，方能长进。”看来，林黛玉很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，她细心听取香菱的见解，在骨节眼上给以指点，使香菱悟出不少做诗的道理。不像有些人上起课来，总是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讲了又讲，唯恐对方不懂。用心虽好，效果却差，因为没有让学生充分思考。

黛玉的指导思想是一贯的，教阅读如此，教写作亦如此。待香菱产生了写诗的“内在要求”，黛玉才出题目（不是叫学生硬做文章），信手拈来，一个“月”字。她并没有像有些好心的老师那样，给香菱解题意、拟提纲、写段落、摘佳句，抱着学生走路，而是说“由你爱用那几个字去。”让学生自己学步。当看到香菱的处女作不够理想时，黛玉也没有急急乎亲自动手，“看看我是怎样做的”，而是指出问题所在：“皆因你看的诗少，被他缚住了。”鼓励香菱“再做一首，只管放开胆子去做。”

这位寄人篱下的孤女，在荣国府里是“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多说一句话，不多行一步路。”然而她在指导香菱学诗问题上，却是十分大胆，十分

热情。当香菱求教于黛玉时，黛玉就笑道：“既要学做诗，你就拜我为师。我虽不通，大略也还教得起你。”实事求是，满口应承。如果像宝钗那样，轻蔑地一笑，讥香菱是“得陇望蜀”，当头泼一瓢冷水，那自然一切都谈不上了。

至于香菱的虚心态度和苦学精神，自不消说的。曹雪芹说她“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停”，连睡梦中也唧唧啾啾在吟诗；说她“挖心搜胆”、“精血诚聚”，宝钗还以为“这个人定是疯了。”香菱的虚心苦学，无疑是学成的主因。否则，纵然黛玉指导得再好，也是枉然。

(1961年)

## 爱 才

昨天报载“上海复兴中学注意因材施教”新闻，说有一个在家练了7年钢琴的女孩子，投考音乐学校未成，家长说她学琴没有前途，她灰心失望，从此弃琴。进复兴中学后，音乐教师发现了她的音乐才能，决定在课余个别培养，果然使她提高很快。

且不论这个女孩子是否真是“千里马”，但那位音乐教师的“伯乐精神”应予赞扬却是无疑的了。

韩愈写过一篇杂文，说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故虽有名马，只辱于奴隶人之手，骐死于槽枥之间，不以千里称也。”韩愈发这一通议论，无非是讽喻当时贤臣难遇明主，以宣泄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。但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”之说，却值得今天教师们、家长们的重视。

历史上有过许多选才制度，有的在当时虽也起过进步作用；但跟今日不可相比。在私有制社会里，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。”劳动人民即使有天大才能，也被视作“野人”、“贱民”，那有出头之日！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，通常也并不以才学为标准，而是看门第，讲夤缘，所谓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

士”，种种选才制度对于多数知识分子来说，只是追求利禄的阶梯，束缚思想的枷锁。至于“焚书坑儒”、“文字狱”之类，则更是蓄意毁才、等而下之了。而今，我们消灭了劳心、劳力分离的基础，在党提出的劳动人民知识化、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伟大口号下，人才辈出，风起云涌。王林鹤上大学、陈永康进科学院、青年选手驰骋国际球坛、优秀学生得到特殊培养……简直已不是什么新闻，真是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

然而，在这个优越的制度下，在人才辈出的时代里，是否仍有可能“埋没人才”呢？如果把要求提高来看，还是可能的。开始提到的那个女孩子的家长，为孩子创造条件，给以7年时间练琴，对培养后代应当说是认真负责的了；比起成天呵斥孩子或置之不管的来说，这位家长应予表扬。但女儿一试落第，就下结论，说她没有前途，伤了孩子的心，不免失诸轻率。至于那个音乐学校为何不取该生，原因不详，未便妄加评论。但我们学校的考试办法是否已合理无缺，录取标准是否已客观全面？还是值得研究的。想起几年前，读过一篇《第二次考试》的文章，说一个具有歌唱才华的转业女文工团员投考音乐院校，因头天晚上帮助里弄抗击台风，影响了嗓子，以致在复试时成绩很差，未能表达其真实水平。根据有些人的意见认为很难造就，落选无疑。后来由于主考的同志深入了解情况，找出原因，才决定录取。可见一时的表面成绩总是夹杂着偶然因

素，再完美的考试制度也还要人去执行。这样，教育工作者是否具有爱才精神和识才能力，就显得十分重要了。

推而广之，如果细细注意，这种“埋没人才”的可能性会随时出现。比如：做妈妈的呵斥孩子：“天天玩小虫，你这种人有什么出息！”盛怒之下，甚至把孩子心爱的昆虫标本当作垃圾给扫了。她那里知道这对孩子的心灵是多么严重的摧残！她那里知道大生物学家达尔文幼年时，正是一个酷爱博物、以采集标本为嗜好的“顽皮”儿童。比如：有的学生不明是非，犯了过错，后来改正了，变好了，学业突飞猛进，老师却不敢鼓励表扬，说“他历史上有过错误”，以致学生负担沉重，丧失对前途的信心。比如：有的同志在批判“学会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错误思想时，不加分析地变成“钻研数理化，就是个人主义”，使有些对数理化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未敢充分施展。比如：大学青年教师中有出类拔萃的，个别导师却出于种种考虑，采取“让他去吧”的态度，使青年人的才学未能达到应有高度。……

把诸如此类的偶然因素和个别现象一律当作“埋没人才”，未免夸大其词，危言耸听，但为了替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，为了使下一代出现成批的“千里马”，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注意吗？

(1962年3月15日)



## 诚 则 灵

“诚则灵”是挂在城隍庙里的匾额。如果去其迷信成分，应用到人们相处关系中来，却不失为一条真理。

今天报载上海交大青年教师吴连元向老教师罗祖道学习，成绩斐然。他们有许多经验给人以启示，值得发扬；而成功之本，却在于相处以诚。如果离开“诚”字，我想，吴连元就不可能向罗祖道学得那么多，那么快，那么好。离开“诚”字，罗祖道的作用恐怕也会大打折扣的。

这个“诚”字，说来容易做起来难。试作如下设想。

如果吴连元一见导师罗祖道：“哼！是个留美的，资本主义一套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……”或者是，罗祖道一见吴连元：“嘎！是个党员教师，支部书记……”于是，互存戒心，或敬而远之，或鄙而疏之。那末，纵然朝夕相处，亦是同床异梦，可能像稼轩名句：“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！”想学些什么，想教些什么，却在“哈哈”声中化为乌有。

从新闻报道看，吴连元的基础是好的。从新闻